



野豬林

四聯出版社出版

前言

水滸是大眾最喜愛的古典小說，其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，更是水滸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。這是起訖完整，可以當作獨立的中篇小說看的一個部分。而且就其情節本身言，也正概括了舊社會反動統治的醜惡黑暗的面貌，以及正直善良的人如何被逼走上反抗的道路的原委。通過這故事，使我們對舊社會能有更清晰的認識。

在這裏，我們看到了反動官僚如何縱容子弟荒淫酒色，魚肉人民；他們和他們的幫兇們如何設計陷害善良，荼毒好人；官府差役如何黑暗殘酷。另一面，我們也看到了一個在舊勢力壓迫下的英雄如何屈辱忍受，如何得到正直的人們（如魯智深、柴進、李小二）的救援，歷盡艱險，從九死一生中逃出，而終於走上梁山。人物和情節都在這樣一個壓迫和被壓迫的反抗鬥爭中向前步步發展；而在每一個鬥爭最尖銳的地方，就構成了緊張動人的場面。

在這篇小說裏，我們又看到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，不同的表現。以林冲和魯智深來說吧，兩個都是終於上了梁山的英雄，但是魯智深是魯莽粗獷，蔑視一切

的；林冲開頭却是一個本分的、逆來順受的人，他對高太尉有所顧忌，甚至對要謀殺他的公人董超、薛霸，也不願讓智深打死；這自然意味着他對傳統勢力和統治法律的某種妥協的性格。他在非萬不得已時，還存着遇赦回去的想法；直到慘痛的現實逼得他無路可走時，才堅決投向反叛。這種性格和他的社會地位——禁軍教頭——是完全吻合的。其他次要人物，如見錢變臉的差撥，心地良善然而怕事的李小二等等，他們的性格、言行，也無不恰合他們的身份。是以，這小說中的人物，都是有血有肉的活人；從而能更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生活。

幾百年來廣大人民愛好這個故事不是偶然的。因為通過它，人民不僅獲得了藝術上的享受，而且清楚地認識了生活，得到了教育和啓發，鼓舞了鬥爭意志。也因爲這小說如此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，所以在今天，它還是十分新鮮的，廣大人民不僅喜歡閱讀這故事，而且在京戲劇目中，野豬林也是極受歡迎的一種。

本書節選自水滸第六回至十一回（金聖嘆批本第五——十回）。我們同時參照作家出版社本，金批本和一百二十回本。爲了適合節選的需要，分段、標點和別本不盡相同，並添加了些註解。

野豬林

目次

一	嶽廟遇奸	一
二	買刀中計	一一
三	發配休妻	一八
四	荒林得救	二一
五	月下鬥棒	三一
六	滄州遇舊	四〇
七	雪夜誅仇	四八
八	定計過關	五六
九	夜奔梁山	六一

一 嶽廟遇奸

〔魯智深到東京^①，掌管大相國寺的菜園。制伏了菜園附近的二三十個破落戶。他們每日都將酒肉來請智深，看他演武使拳。〕

過了數日，智深尋思道：「每日喫他們酒食多矣，洒家^②今日也安排些還席。」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菓子，沾了兩三擔酒，殺翻一口豬、一腔羊。那時正是三月盡，天氣正熱。智深道：「天色熱！」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，請那許多潑皮團圍坐定。大碗斟酒，大塊切肉，叫衆人喫得飽了，再取菓子喫酒。又喫得正濃，衆潑皮道：「這幾日見師父演拳，不曾見師父使器械；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！」智深道：「說的是。」自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，頭尾長五尺，重六十二斤。衆人看了，盡皆喫驚，都道：「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，怎使的動！」智深接過來，颼颼的使動，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。衆人看了，一齊喝采。

① 東京，宋朝的首都，就是汴梁，即今河南開封市。
② 洒家：舊時山西土語，即咱家。

智深正使得活泛，只見牆外一個官人看見，喝采道：「端的○使得好！」智深聽得，收住了手看時，只見牆缺邊立着一個官人，頭戴着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，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鬘環，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，腰繫一條雙獼尾龜背銀帶，穿一對磕爪頭朝樣皂靴，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；生的豹頭環眼，燕頤虎鬚，八尺長短身材，三十四五年紀；口裏道：「這個師父端的非凡，使得好器械！」衆潑皮道：「這位教師喝采，必然是好。」智深問道：「那軍官是誰？」衆潑皮道：「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，名喚林冲。」智深道：



圖 1. 林冲初遇魯智深

「何不請來廝①見？」

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，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，一同坐地。林教頭便問道：「師兄何處人氏？法諱喚做甚麼？」智深道：「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。只爲殺得人多，情願爲僧。年幼時也曾到東京，認得令尊林提轄。」林冲大喜，就當結義智深爲兄。智深道：「教頭今日緣何到此？」林冲答道：「恰纔與拙荆②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，林冲聽得使棒，看得入眼，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，林冲就只此間相等，不想得遇師兄。」智深道：「洒家初到這裏，正沒相識，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；如今又得教頭不棄，結爲弟兄，十分好了。」便叫道：「人再添酒來相待。」

恰纔飲得三杯，只見女使錦兒，慌慌急急，紅了臉，在牆缺邊叫道：「官人，休要坐地！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③！」林冲連忙問道：「在那裏？」錦兒道：「正

① 端的：作「確實」講，有時也作「畢竟」講。

② 廝（△）：作相互講。

③ 拙荆：對自己妻子的謙虛稱呼。

④ 合口：吵嘴。

在五嶽樓下來，撞見個乍見不及的①，把娘子攔住了，不肯放。」林冲慌忙道：「却再來望師兄，休怪，休怪！」林冲別了智深，急跳過牆缺，和錦兒徑奔嶽廟裏來。

搶到五嶽樓看時，見了數個人拿着彈弓、吹筒、粘竿，都立在欄干邊；胡梯上一個年少的後生獨自背立着，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：「你且上樓去，和你說話。」林冲娘子紅了臉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是何道理，把良人調戲！」林冲趕到跟前，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，喝道：「調戲良人妻子，當得何罪！」恰待下拳打時，認得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②。

原來高俅新發跡，不會有親兒，無人幫助；因此，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。本是叔伯弟兄，却與他做乾兒子；因此，高太尉愛惜他。那廝③在東京倚勢豪強，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。京師人懼怕他權勢，誰敢與他爭口？叫他做「花花太歲」。當時林冲扳將過來，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，先自手軟了。高衙內說道：「林冲，干你甚事？你來多管！」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；若還曉得時，也沒這場事。見林冲不動手，他發這話。衆多閒漢見鬧，一齊攏來說道：「教

頭休怪！衙內不認得，多有衝撞。」林冲怒氣未消，一雙眼睜着瞅那高衙內。衆閒漢勸了林冲，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。

林冲將引妻小並使女錦兒，也轉出廊下來。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，引着那二三十個破落戶，大踏步搶入廟來。林冲見了，叫道：「師兄，那裏去？」智深道：「我來幫你廝打。」林冲道：「原來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，不認得荆婦，時間無禮。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廝一頓，太尉面上須不好看。自古道：『不怕官，只怕管。』林冲不合喫着他的請受^㉔，權且讓他這一次。」智深道：「你却怕他本管太尉，洒家怕他甚鳥！俺若撞見那撮鳥時，且教他喫洒家三百禪杖了去！」林冲見智深醉了，便道：「師兄說的是。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，權且饒他。」智深道：「但有事時，便來喚洒家與你去！」衆潑皮見智深醉了，扶着道：「師父，俺們且去，明日

① 乍見不及的：陌生人。

② 高太尉：即高俅，原來是一個無賴漢，後來結識了端王，跟他做幫閑。端王做了皇帝，就把高俅抬舉爲殿帥府太尉。螟蛉：舊時稱養子。衙內：舊時稱貴官的子弟。

③ 廝：這裏是稱人，含有下賤的意思。

④ 請受：是薪俸、糧餉的意思。

和他理會。」智深提着禪杖道：「阿嫂休怪，莫要笑話！阿哥，明日再得相會。」智深相別，自和潑皮去了。林冲領了娘子並錦兒取路回家，心中只是鬱鬱不樂。

且說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閒漢，自見了林冲娘子，又被他衝散了，心中好生着迷，快快不樂，回到府中納悶。過了三兩日，衆多閒漢都來伺候；見衙內心焦，沒撩沒亂^①，衆人散了。數內有一個幫閒的，喚作乾鳥頭富安，理會得高衙內意思，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。見衙內在書房中閒坐，那富安走近前去道：「衙內近日面色清減，心中少樂，必然有件不悅之事。」高衙內道：「你如何省得？」富安道：「小子一猜便着。」衙內道：「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？」富安道：「衙內是思想那『雙木』的。這猜如何？」衙內笑道：「你猜得是。只沒個道理得他。」富安道：「有何難哉！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，不敢欺他；這個無傷。他見^②在帳下聽使喚，大請大受，怎敢惡了太尉？輕則便刺配^③了他，重則害了他性命。小閒尋思有一計，使衙內能够得他。」高衙內聽得，便道：「自見了許多好姑娘，不知怎的只愛他；心中着迷，鬱鬱不樂。你有甚見識，能得他時，我自重重的賞你。」富安道：「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^④陸謙，他和林冲最好。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

開，擺下些酒食，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——教他直去樊樓^㉔上深閣裏喫酒。小閒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：『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，一時重氣，悶倒在樓上，叫娘子快去看哩！』賺^㉕得他來到樓上。婦人家水性，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，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，不由他不肯。小閒這一計如何？」高衙內喝采道：「好條計！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。」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。次日，商量的計策，陸虞候一時聽允，也沒奈何；只要衙內歡喜，却顧不得朋友交情。

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，懶上街去，已牌時，聽得門首有人叫道：「教頭在家麼？」林冲出來看時，却是陸虞候，慌忙道：「陸兄何來？」陸謙道：「特來探望。兄長何故連日街前不見？」林冲道：「心裏悶，不曾出去。」陸謙道：「我同

① 沒撩沒亂：心緒不寧的意思。

② 見：和「現」同。

③ 刺配：宋時發罰犯人的一種方法，面上刺了字充軍，叫刺配。

④ 虞候：侍衛官。

⑤ 樊樓：宋時東京的一座有名酒樓。本名白鵝樓，後改稱豐樂樓。

⑥ 賺：騙的意思，有時也有「害」的意思。

兄長去喫三杯解悶。」林冲道：「少坐，拜茶。」兩個喫了茶，起身。陸虞候道：「阿嫂，我同兄長到家去喫三杯。」林冲娘子趕到布簾下，叫道：「大哥，少飲早歸。」

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，街上閒走了一回。陸虞候道：「兄長，我們休家去，只就樊樓內喫兩杯。」當時兩個上到樊樓內，占個閣兒，喚酒保分付，叫取兩瓶上色好酒，希奇菓子按酒。兩個敘說閒話。林冲歎了一口氣。陸虞候道：「兄長何故歎氣？」林冲道：「陸兄不知。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，不遇明主，屈沉在小人之下，受這般腌臢之氣！」陸虞候道：「如今禁軍中雖有幾個教頭，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？太尉又看承得好，却受誰的氣？」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。陸虞候道：「衙內必不認得嫂子。兄長休氣，只顧飲酒。」

林冲喫了八九杯酒，因要小遣，起身道：「我去淨手了來。」林冲下得樓來，出酒店門，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。回身轉出巷口，只見女使錦兒叫道：「官人，尋得我苦！却在這裏！」林冲慌忙問道：「做甚麼？」錦兒道：「官人和陸虞候出來，沒半個時辰，只見一個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，對娘子說道：『我是陸虞候家

鄰舍。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，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，便撞倒了。叫娘子且快來看視。』娘子聽得，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，和我跟那漢子去。直到太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，上至樓上，只見桌子上擺着些酒食，不見官人。恰待下樓，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呢^㊸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：『娘子少坐，你丈夫來也。』錦兒慌忙下得樓時，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：『殺人！』因此，我一地裏尋官人不見，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：『我在樊樓前過，見教頭和一個人入去喫酒。』因此特奔到這裏。官人快去！』

林冲見說，喫了一驚。也不顧女使錦兒，三步做一步，跑到陸處候家；搶到胡梯上，却關着樓門。只聽得娘子叫道：『清平世界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裏！』又聽得高衙內道：『娘子，可憐見救俺！便是鐵石人，也告得回轉！』林冲立在胡梯上，叫道：『大嫂開門！』那婦人聽得是丈夫聲音，只顧來開門。高衙內

○ 按酒：下酒物。

○ 腌臢：同骯髒。

○ 囉呢（カ×乙・下公）：欺侮。

喫了一驚，幹①開了樓窗，跳牆走了。林冲上得樓上，尋不見高衙內，問娘子道：「不曾被這廝點污了？」娘子道：「不曾。」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。將娘子下樓，出得門外看時，鄰舍兩邊都閉了門。女使錦兒接着，三個人一處歸家去了。

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，徑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，也不見了；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，不見回家，林冲自歸。娘子勸道：「我又不曾被你騙了，你休得胡做！」林冲道：「叵耐②這陸謙畜生，廝趕着稱兄稱弟，你也來騙我！只怕不撞見高衙內，也照管着他頭面！」娘子苦勸，那裏肯放他出門。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，亦不敢回家。林冲一連等了三日，並不見面。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，誰敢問他！

第四日飯時候，魯智深逕尋到林冲家相探，問道：「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？」林冲答道：「小弟少冗③，不曾探得師兄。既蒙到我寒舍，本當草酌三杯；爭奈一時不能周備，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玩一遭，市沽兩盞如何？」智深道：「最好。」兩個同上街來，喫了一日酒，又約明日相會。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，把這件事都放慢了。

二 買刀中計

且說高衙內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，跳牆脫走，不敢對太尉說知，因在此府中臥病。陸虞候和富安兩個來府裏望衙內，見他容顏不好，精神憔悴。陸謙道：「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？」衙內道：「實不瞞你們說，我爲林家那人，兩次不能夠得他，又喫他那一驚，這病越添得重了。眼見得半年三個月，性命難保！」二人道：「衙內且寬心！只在小人兩個身上，好歹要共那人完聚，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。」正說間，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症。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，兩個商量道：「只除……恁^①的。」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，出來，兩個邀老都管僻靜處說道：「若要衙內病好，只除教太尉得知，害了林冲性命，方能够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，這病便得好；若不如此，一定送了衙內性命。」老都管道：「這個容

① 幹(×^ㄨ)：旋轉的意思。

② 叵(×^ㄨ)：耐；可惡的意思。

③ 冗(×^ㄨ)：此處作繁忙講。

④ 恁(×^ㄨ)：這樣的意思。

易，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。」兩個道：「我們已有計了，只等你回話。」

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，說道：「衙內不害的別症，却害林冲的老婆。」高俅道：「林冲的老婆幾時見他的？」都管稟道：「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見來，今經一月有餘。」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。高俅道：「如此，因為他渾家，怎地害他？……我尋思起來，若爲惜林冲一個人時，須送了我孩兒性命，却怎生是好？」都管道：「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。」高俅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教喚二人來商議。」老都管隨即喚陸謙、富安入到堂裏，唱了喏。高俅問道：「我這小衙內的事，你兩個有計較？救得我孩兒好了時，我自抬舉你二人。」陸虞候向前稟道：「恩相在上，只除……如此如此使得。」高俅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兩個明日便與我行。」不在話下。

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，把這件事不記心了。那一日，兩個同行到閱武坊巷口，見一條大漢，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，穿一領舊戰袍，手裏拿着一口寶刀，插着個草標兒，立在街上，口裏自言自語說道：「不遇識者，屈沉了我這口寶刀！」林冲也不理會，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。那漢又跟在背後道：「好口寶刀，可惜不遇識

者！」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，說得入港^㉑。那漢又在背後說道：「偌大一個東京，沒一個識得軍器的！」林冲聽得說，回過頭來。那漢颯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，明晃晃的奪人眼目。林冲合當有事，猛可地道：「將^㉒來看！」那漢遞將過來。林冲接在手內，同智深看了，喫了一驚，失口道：「好刀！你要賣幾錢？」那漢道：「索價三千貫，實價二千貫。」林冲道：「價是值二千貫，只沒個識主；你若一千貫肯時，我買你的。」那漢道：「我急要些錢使，你若端的要時，饒你五百貫，實要一千五百貫。」林冲道：「只是一千貫，我便買了。」那漢歎口氣道：「金子做生鐵賣了！罷，罷！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。」林冲道：「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。」回身却與智深道：「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，小弟便來。」智深道：「洒家且回去，明日再相見。」林冲別了智深，自引了賣刀的那漢，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貫，準還與

㉑ 渾家：就是老婆。

㉒ 計較：商量的意思。

㉓ 啜（口乞）：古時稱作揖致敬的招呼叫啜。

㉔ 說得入港：說得投機。

㉕ 將：拿的意思。